

冯·格康－玛格建筑事务所作品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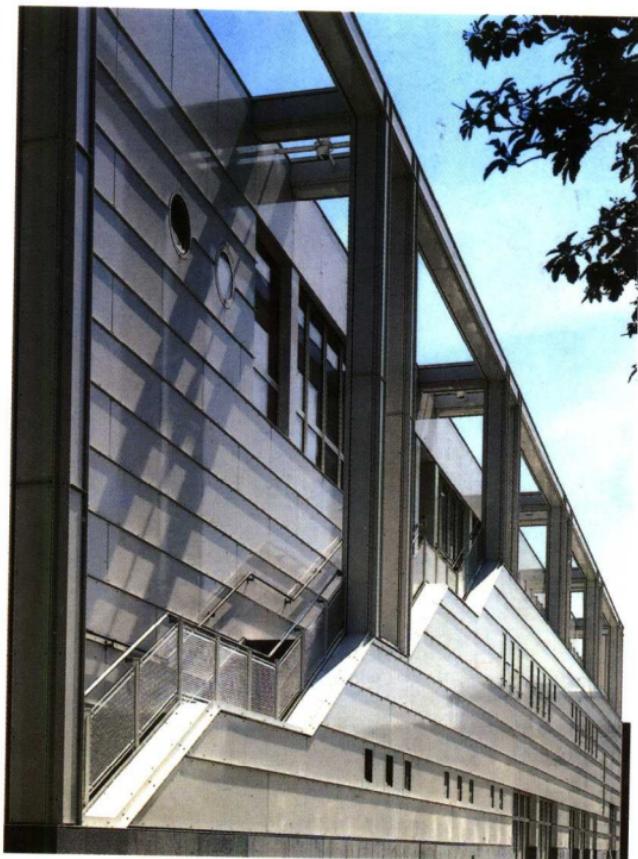
建筑设计 1991-1995

[德] 迈因哈德·冯·格康 编著

张 莉 杨淑娴 译



von Gerkan, Marg und Partner



冯·格康—玛格建筑事务所作

建筑设计 1991-199

【德】迈因哈德·冯·格康 编著

张 莉 杨淑娴 译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01-2003-7681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建筑设计1991-1995. (德)格康编著; 张莉, 杨淑娴译.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4

(冯·格康—玛格建筑事务所作品集)

ISBN 7-112-06634-4

I. 建... II. 冯... ②张... ③杨... III. 建筑设计—作品集—德国—现代
IV. TU2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53124 号

© 2001 by Architekten von Gerkan, Marg und Partner

Chinese simplified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4 by China Architecture & Building Press,
through Vantage Copyright Agency, Nanning, Guanxi, China

All rights reserved.

von Gerkan, Marg und Partner Architecture 1991-1995

本书经德国 GMP 公司授权我社在全世界翻译、出版、发行中文版

责任编辑: 丁洪良 王雁宾 贲琳琳

责任设计: 郑秋菊

责任校对: 赵明霞

冯·格康—玛格建筑事务所作品集

建筑设计 1991-1995

【德】 迈因哈德·冯·格康 编著

张 莉 杨淑娴 译

*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发行(北京西郊百万庄)

新华书店 经销

北京嘉泰利德公司制版

北京顺诚彩色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889 × 1194 毫米 1/40 印张: 12^{7/10} 字数: 305 千字

2004 年 1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1 月第一次印刷

定价: 85.00 元

ISBN 7-112-06634-4

TU · 5790(12588)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寄本社退换

(邮政编码 100037)

本社网址: <http://www.china-abp.com.cn>

网上书店: <http://www.china-building.com.cn>

目 录

- 6 序言 迈因哈德·冯·格康
10 冯·格康·马格合伙人大建筑事务所(gmp)基本设计的传统 迪特马尔·施纳纳
- ### 影剧院与音乐厅
- 14 音乐厅及议会厅, 卢比克
36 音乐厅, 古本哈根
40 市剧院, 吉特斯罗
46 克莱斯特剧院, 奥得河畔法兰克福
48 卡地夫湾歌剧院
50 提维里电影院, 柏林
52 2000奥林匹克, 柏林
- ### 教学与科研机构
- 60 成人教育学校和市图书馆, 海勒波恩
64 工艺学校, 史威林
67 马克思-普朗克协会, 嘉尼黑
70 成人继续教育学院, 赫尔内-索丁根(Herne-Sodingen)
72 离散数学学院, 波恩
74 马克思-普朗克学院, 波茨坦布尔
78 莱比锡大学化学院
80 斯特勒堡工业大学分院
82 报告戏剧中心, 奥登堡大学
86 肯尼支化工大学分院
88 小学和中学, 嘉尼黑-里默(Riem)
90 成人继续教育学院, 德国电信-克雷恩马柯拿(Klein Machnow)
- ### 公共建筑
- 92 国会大厦, 柏林
96 联邦委员会办事处, 柏林
99 联邦参议院, 柏林
100 德国议会议员办公室, 柏林
101 柏林-特雷普托市政厅扩建
102 不伦瑞克法院
116 北汉堡法院
118 汉堡-皮尔沃德(Billwerder)监狱
119 卡塞尔警务中心
122 奥德堡就业中心
128 两个政府部门和德国电信移动无线电台, 波恩-波勒(Bonn Beuel)
130 东部运河和海运部, 马德堡
- ### 办公楼
- 132 苏黎世大楼, 汉堡
140 克尔威德尔角(Kehrwiederspitze), 汉堡
143 苏尔电信(Telekom Suhl)
144 “斯皮格尔”大楼, 汉堡
146 布兰根(Brodtschranzen)银行和商业大楼, 汉堡
154 银行大楼, 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156 纽伦堡投资股份公司
158 米莱希德(Mielescheide)办公园区, 埃森
160 北德金属BGN, 汉诺威
162 吕特格斯集团股份公司(Rüters Werke AG), 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163 3+5电话大楼, 柏林

- 164 德国审核股份公司, 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182 德日中心, 汉堡
186 BHW 银行, 汉堡
192 市货币办公楼, 埃尔富特
193 比沃革(BeWoGe) - 舒林, 奥托 - 苏勒 - 阿里(Otto-Suhr-Allee)
194 商业疾病保险公司, 汉诺威
196 OPD 汉诺威电话大楼 2
200 罗温特(Löwentor)旁的格林楼, 斯图加特
202 德累斯顿银行, 巴黎广场, 柏林

商务楼与商业中心

- 208 杜伊斯堡大厦
218 希纳费尔德(Schenefeld)商业中心
222 萨尔大厦, 萨尔布吕肯(Saarbrücken)
228 威廉港(Wilhelmshafen)商业中心
231 莱比锡 - 格鲁诺(Grünau)区中心
232 希尔曼(Hillmann)角, 柏林
234 蟒蛇大楼, 柏林
238 居住及商业楼, 腓德烈斯街 108-109 号, 柏林
239 世界贸易中心, 柏林
240 欧洲贸易中心, 不伦瑞克
242 新克尔恩广场(Neukölln Forum), 柏林
244 克佩尼克广场(Köpenick Forum), 柏林
246 非洲大楼, 汉堡

住宅与饭店

- 248 冯·格康住宅
266 “美之居”(Schöne Aussicht), 汉堡
272 布拉奇博士(Dr. Braasch)的城市别墅, 埃伯斯瓦尔德
274 布道坛街(kanzleistraße)别墅, 汉堡
275 卡尔·海恩运河(Karl Heine-Kanal)畔的城市住宅, 莱比锡
276 格林(Gerling)城市住宅, 莱比锡
278 多芬河(Doveinfleet)畔的住宅楼, 汉堡
280 腓德烈斯汉广场, 柏林
281 美尔巴尔的康饭店(Hotel Mare Balticum), 班辛
282 奥古斯丁住宅楼, 汉堡
286 饭店, 水岛(Fleetinsel), 汉堡
288 古丹 - 埃克饭店(Hotel Ku'damm-Eck), 柏林
290 库美勒街(Kümmellstraße)居住及商业楼, 汉堡
292 萨尔广场(Schaarmarkt)居住及办公楼, 汉堡

博物馆与展览厅

- 296 人文博物馆(Türkencaserne Museum), 墓尼黑
301 20 世纪国家博物馆, 组伦堡
302 格罗特(Grothe)收藏馆, 不来梅港
306 新莱比锡博览会
314 汉诺威博览会, 第四展厅
320 西蒙集团(Simeonstift)对外展览馆分馆, 特里尔

城市规划

- 322 斯图加特 21 城市规划
326 隔声建筑群, 施瓦本布格费尔德广场(Burgerfeld-Markt Schwaben)
328 瑞西格康南部(Dreissigacker-Süd), 迈宁根
330 施普雷河湾(Spreebogen), 柏林

- 331 “玫瑰石”(Rosenstein), 斯图加特
 332 新里默中心(Neuriem Centre), 嘉尼黑
 334 兴登堡广场重新设计, 明斯特
 336 老登纳(Werdener)街, 杜塞尔多夫(Düsseldorf)
 337 柏林·舍内费尔德(Schönefeld)区中心
 338 “通用电气·卡尼斯”(AEG-Kanis)新开发区, 埃森
 339 木港老区(Holzhafen Altona), 汉堡
 340 跑道场庄园(Trotting Course Farmsen), 汉堡
 344 霍夫曼街, 柏林·特雷普托
 346 多特蒙德“U”形(the Dortmund "U")
 348 柏林广场, 海尔布隆(Heilbronn)
 349 科隆·埃伦费尔德(Colognc-Ehrenfeld)
 350 老东环路, 德累斯顿
 351 莱茵河畔的商业园, 施佩耶尔(Speyer)
 352 施普雷岛, 柏林
 353 商业园区, 德累斯顿
 354 前动物市场, 卢比克
 356 德日中心, 柏林
 360 新广场(Neumarkt), 策勒
 361 戴姆勒奔驰股份公司, 波茨坦人广场, 柏林
 362 索尼, 波茨坦人广场, 柏林

工业建筑

- 370 米诺数据集团(Miro Data Systems), 不伦瑞克
 380 高科技中心, 巴本斯堡
 382 工业综合楼, 不伦瑞克
 383 斯图加特机场服务区
 384 康柏股份公司(Körber AG)技术办公楼, 汉堡
 385 波德维茨(Podelwitz)工业区, 莱比锡
 386 德国汉莎航空公司旧无霸大厅, 汉堡
 397 德国汉莎航空公司工厂, 汉堡
 404 罗伯特隆(Robotron)工业园, 泽默达(Sommerda)

交通运输设施

- 406 候机厅, 汉堡机场
 432 苏黎世机场
 434 斯图加特机场, A中心, 第二候机厅
 438 地铁车站, 斯图加特机场
 440 横滨港
 443 隔声屏, 柏林·施潘道铁路
 444 南易北河港口火车站
 445 哈韦尔河(Havel)桥, 柏林·施潘道
 446 霍尔斯登港人行桥, 卢比克
 448 基尔-霍恩(Kiel-Hörn)人行桥
 452 布兰肯火车车站, 汉堡
 454 柏林·施潘道火车站
 459 莱比锡王火车站
 460 玫瑰石火车站, 斯图加特
 462 夏洛特堡火车站站台顶
 464 站台顶, 泰本纳特乌尔夫(Typenentwurf)
 466 2000次列车
 468 勒尔特(Lehrter)火车站, 柏林, 0.3 方案
 470 勒尔特火车站, 柏林, 建造方案
 478 斯图加特 21 主火车站

附录

序言

本书是我们建筑事务所自1965年成立以来出版的第五本专集，记录了1991~1995年竣工的几乎所有项目。我们继续出书意在记录我们完成的设计项目，设计如何进行以及设计的实施过程是如何遵循最初的设计构想的。

此外，继续出专集另一个目的是，设计手法及对建筑理念的统一对我们设计和建造的每幢建筑都至关重要。这意味着设计理念和设计具体内容的立场。我们不希望制造一台兼容并蓄的设计机器，而是主张设计师们体现各自的观点，坚持各自的设计风格。因此，在理念上达成一致极其重要。事务所的工作方法、组织形式及讨论形式也服务于此目的。

然而最佳、最有效的媒介还是这些专集，这些浓缩的作品。它们既是我们员工的指南，同时也为我们的顾问和工程师提供感性材料。

单体并非专集推崇的惟一范例或参照摹版。相反，这些专集将试图从风格迥异的单体项目中挖掘出一个相对普遍的设计理念。理解这一点的最佳方式就是了解并比较许多截然不同的项目和建筑。虽然图片完全可以展现设计和建筑自身的内涵，但是仍有必要概括如下：

• 简洁

我们的目标是设计尽量简洁，使之内涵宽广，经久耐用。外观朴素、用材统一也是基于此设想，因为我们坚信，目的性绝对必要。我们希望我们的建筑设计简洁、自然、得体，创造出的空间能满足人类生存方式的多样性需要，长盛不衰，维护量低。表现主义只是艺术家们的突发奇想，与自然、建筑和耐用没有合理的关系，因此，我们时常考查我们的作品，以批评的眼光审视主要建筑动机，努力避免表现主义倾向。

新闻界现在把这种传统的简洁重新命名为“新”简洁。然而，设计缺少信息数据，建筑几乎荡然无存，这

种纯粹主义我们前所未闻。我们认为，简化必须以可行性和常识为依据，因此必须综合设计目的和地理位置因素，以免步入所谓的风格主义的误区。

• 统一性与多样性

欧洲传统意义上的城市化要求整体平衡统一，个体达成平衡的多样风格。过度统一意味着沉闷单调，过度多样则混乱无序。

我们既不主张工业居住区的那种单调，也不赞成东京那种无限制的多样性。欧洲城市的大部分，如巴塞罗那、都灵、里昂、以及大都市巴黎、伦敦、马德里，都出自多样性与统一性的完美结合，这需要每个建筑师达成共识，自我约束。每幢建筑，即使规模大如国会中心、火车站或大型写字楼，也只是整个城市结构的一小部分，必须有适当的统一，控制建筑形式与高度，用材也应和谐有致，否则我们的城市将会降级为商业利益或个人利益统治的战场。

因此，宁要统一，也不要自由专横的个人主义。这种理念要求设计师谦逊有节，避免上演建筑界的杂技表演，无论是属于理论信念还是平民风头主义。放弃“才华四溢”的建筑创作很容易被诽谤为无能或随波逐流，原因在于新闻界需要发布新花样。而对于我们来说，建筑始终是一门为人类环境服务的社会应用艺术，而并非新闻界或摄影师的猎奇之地。

这种传统主义并不是风格问题，而是环境与设计同化的问题，所以设计优秀的标准化作品应该总是优先于设计一般的另类作品。

• 连续性

现在，不仅新闻界甚至连评委们都渴望轰动，走连续性道路绝对不是成功之道。然而，其他艺术可以自命自由，因为它们不负任何直接责任，而建筑艺术要承担太多的责任，必须时刻确保艺术与现实有因果关系。只要而且只有建筑设计遵循这条基本规律，创新才是我们建筑师对社会的应有贡献。推陈出新的发展和建筑时尚

犹如昙花一现、不知是否能验证为大势所趋，还是不过个人目的标新立异，令人难以确定。我们尽力排除层出不穷的“当代思潮”的干扰，某些旁门左道的确非常诱人。

我们之所以奉行基本立场的连续性是因为我们坚信，在不确定的情况下，最简单的方法总是最佳方案。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把每项设计任务简化成条条框框，划分重要与非重要因素的原因所在。

• 创新与改变

设计时最令人振奋的莫过于有所发现：想出了解决具体问题的具体方法，逐步完善了设计构想，使其满足使用标准、场地状况、材料和结构情况以及耐用性，并将所有相关要素都糅合到建筑整体中。重视整体与具体情况始终是关键，因此，我们不会尝试仅仅局限于改善表面的创新。对于我们来说，在探索新事物的过程中必不可少的是一项称心如意的任务，一项基本要求则更佳，玛格（Volkwin Marg）认为，“有目的的创新犹如有轮之车、有帆之船，才能胜利前行。为轰动而创新只会滋生创造者的表现主义，满足自我表现的强烈欲望。”

在过去的几年中，巨型屋顶、长跨度结构这个主题日益成为我们的一种创新形式。汉堡机场、175m单跨度的巨无霸大厅、柏林2000年奥运会场馆、莱比锡和汉诺威贸易博览会、赫尔辛基、施潘道、斯图加特的车站大厅、或是勒尔特火车站，都是全新的活力四射的新领域，给公共空间带来全新规模、全新特征，使结构本身升级为设计特征。

甚至是我们习以为常的办公楼也始终是一个挑战，力求创造新种类、新形式的公务组织，提供新的建筑选择改善工作条件，这是除了住宅以外最重要的设计任务。苏黎世办公大楼是那种设计有温室立面的建筑，这样不只是弥补了大城市街道的噪声粉尘，改善工作环境、节约能源，而且其建筑风格高雅尊贵，造就了一方黄金宝地。而诸如德国审核股份公司那样的建筑

又是一次可能性挑战：虽然外形大小单一，但是通过多样性结构创造出朴实多变的空间。米诺数据集团建筑通过开发一种新楼型，实现了办公桌与操作台的和平共处。

城市规划最难直接实现创新，我们也深知创新不是乌托邦。虽然斯图加特21这个项目的城市结构具有革命性创意，但这仍在可能范围之内。铁路区3km长的绿化带可能会让当地议员直摇脑袋，大呼不解，我们认为内城开阔的铁路区呼唤大规模的城市规划复兴。

乌托邦是人类发展的“智力乳汁”。我们尊重约纳·弗里德曼（Jona Friedmann）或是巴克敏斯特·富勒（Buckminster Fuller）的成就，他们在思考时与当代相比的确不够真正的理性。有些事大多数人认为不切实际或不可能，而今天通过努力，通常采用众多折衷的办法，便可使梦想为现实。这些事对于我们而言是更大的挑战。莱比锡贸易博览会的巨型玻璃大厅、巨无霸大厅的顶部结构或是柏林或斯图加特的新车站，都是我们游戏于现实与理想之间的界地。

当我们的设计集册成书、得到褒奖时，我们理所当然获得了巨大的满足感。但是，更高的目标是让这些构想付诸实际。有些人或许认为这是过于固执的“行动”妄想，而我们的观点是，建筑师的任务在于建造：变目标为现实、不失怀揣梦想的能力。然而，创新对于我们并非风格问题，风格充其量不过是工作方法和理论观点的产物。

• 行动

许多批评家和有些同事看待我们的作品时有三段式局限。先是嗤之以鼻，特别是那些认为我们对于建筑很重要的学生们。有些纯建筑教育培养的这些怀疑论者总是描绘出大量草图，醉心于演讲和出书，但大都回避具体的建筑实施，因为具体的行动往往会使最初纯美的设计构想。设计的实施就意味着接受妥协和让步，而让步无疑会产生平庸，而正是从这平凡之中提炼出我们所构想的简洁。批评家中的正统派对办公楼、购物中心、甚

至工业建筑这些重要设计任务总是作出吃惊的反映。有些建筑师被斥责为“商业建筑师”，因为他们接受用户和投资者的钱，给他们创造高利润的建筑。与此相反，艺术建筑师洁身自好，只钟情于著书布道或博物馆建筑，音乐厅如果不为俗用，机场如果只是消费中介，也可勉强接受。

我们事务所规模之大，也不得不让人竖指赞叹。员工200多人，这似乎不可能再适合建筑艺术了，只能成为大批量制造产品的车间了。了解我们事务所的人知道，我们比大多数5人工作室工作快得多，却更没有规律，效率更低。

有眼光的人可以自己判断我们的产品是否真是标准庭院。我们事务所的规模甚至连我们自己也深感不安，但也有满意的时候：不论任务大小与数量多少，我们都能够成功坚守我们的目标，在基本观点和小到细节质量标准上保持共识。

即使当我们不得不为偶尔的失误抱歉时，我们的立场对客户也不够友好，有时甚至是敌对。有些客户10年之后还会回来，因为他们已经体会到建筑责任与顺从、讨好难以兼得。

• 公共关系

每个建筑形式都是都市的一部分，因此也是公共体验的一部分。它若没有活力会产生什么后果？这就是我们为什么每次都致力于如何化解公共与私密空间之间的隔阂这个问题，这并非所有权问题，而是有关功能、用途、认识和城市整体化。

有鉴于此，我们认为建筑创造和美学责任息息相关。每幢建筑占据了有限地球空间的一部分，即使是非常极端的资本主义社会理论也不能辩解说，这块土地可以任凭金钱摆布蹂躏。绝对不行。每件建筑作品及其设计者、所有者和使用者都必须向公众“献礼”，献上优秀的设计和公共参与精神。

或许，我们之所以宣扬此类观点是因为我们参与设计了许多公共建筑，如机场、车站、展览馆，音乐

厅、购物中心和停车场。但或许这些任务之所以青睐我们，是因为我们与公共建筑已经亲密接触，不只是纸上谈兵。

• 对话

对话这个隐喻可以用于解释我们的设计立场。我把我们的设计方法描述为对话式的，这样可以阐明，问题与答案在设计过程中互相依存。每件特殊的设计任务都隐含解决方法，对其评估可以改造任务，改变价值及相关设计要求。此处也涉及到当代思潮与我们自己作品之间的互相影响，虽然最方便的方法是置身事外。一定的智力免疫力有可能抵消当代思潮的影响，条件是你知道你有扎实的个人基础。基础之一是基于建筑与合理性之间的关系。我们认为，建筑是一项对话任务——从字面、但首先是从转换意义上说。因此，我们把自己当作合作者，通常是在艰难的设计过程中回答环境设计问题。

对于我们来说，这些答案不是判决，把每个方法审判到一个美学“标识”的囚笼里。我们努力用我们的“答案”透彻地回答“问题”，这是我们的设计方式，从具体情况开辟设计道路、设计构想。

我们不愿上演建筑独角戏，让总是雷同和重复的设计定式成为清楚无误的特征。我们不想充当得力助手的角色，瞬间解决每个“问题”，从而制造一个建筑大杂烩。只有耐心倾听，在对话中应答其他合作者，但同时保持一贯的观点，这样磋商才会卓有成效。

或许本书两个处理思路完全相反的项目可以说明这一点。不伦瑞克法院位于一个历史遗址上、建筑线、斜屋顶、屋檐高度甚至色彩选择都由保守权威预先决定，基督教神厅风景大殿(Land-schaftliches Haus of Christian Gottlieb Langwagen) 的修复是由撒克逊州下议会决定的。我们的磋商合作者不得不面对一个反历史的方案，这个方案尊重所有的这些要求，同时采用现代建筑风格，不带历史痕迹。相反，柏林的勒尔特火车站是个世界交通枢纽，其重要性众所周知，日客流量

25万人，其城市特征需要地铁。任务的重要性这里比城市情况更突出。我们的设计师在改建呼声和自我实现之间斡旋。

• 结构

不存在纯粹的结构和纯粹的技术，这两者要存在都必须依附于形式——一个探索设计出的形式。

每个建筑结构都是一个混合物，把合理的承重、支撑、各种压力的抵抗力等各项特征凝聚于材料形态。这个形态可能是庞大的、使用大量材料即可实现目的；也可以贴饰面遮蔽。然而，也能设计出精妙的结构，用材经济，展现美感。这些建筑混合体总是根植于某个结构理论。因此，合适、经济、生态，联手美观，共同指挥近乎无穷无尽的设计创作，惟一的决定因素是合理，而根本不是风格。我们认为结构不是极权主义独立自主的设计物，正确的观点是把结构当作更高一级的工具，当作音乐节拍中的强音或语言中的语法。

如果汉堡巨无霸大厅内175m的跨度结构不合适，其指责理由准是“空洞可怜”。但是这个结构却恰到好处，特别经济，因而其象征主义毫无疑问一览无余。这同样也适用汉堡机场屋顶和飞机机翼的相似之处。我并非认为象征性本身是建筑艺术的先决条件。人造象征主义作为纯美学表现由于短命的后现代主义已经消退。解构主义甚至把目标都分解成结构主义主题，它在符号学上必须包括“感官空白”(Sinnleere)，那就是无意义性(senselessness)，我们这个时代颇具启示意味的隐语。这不是我们心中的任务，这不仅有背我们的情感，而且其悲观怀疑哲学也有违专业道德，我们的责任是为人类开创生活空间，不是设计混乱的混凝土疙瘩，引发社会批评。

• 个性

在技术文明的现代社会，建筑(除了预制装配房)是最后一个非大批量复制制造的人类发明。

有人感叹，现代建筑业的工业化尚未到来，建筑业

与其他工业相比比较昂贵，而且将更为昂贵。与此相反，我们认为这是先进之处。建筑业创造了个性的最后一块胜地。每个新项目都有非常独特的个性，是场地、气候、功能、环境以及建造和经济情况之间对话的产物。同时，我们感到，这个挑战中我们的任务是创造个性独具的地方、空间和建筑物。

我们认为，每所房子都需要一张“脸”，反映和表达其性格，在众多限制因素的对话中打造的性格。因此，在两个不同的地方重复同一个设计是不可能的，正如风格“标识”的使用一样。我们设计的16座机场无一雷同，尽管计划功能要求相似。当然，在类型上有相似之处，例如斯图加特和汉堡的候机大厅，或者在建筑设计语言上，然而并非整体如此。

机场作为现代城市的新大门，独特性义不容辞，在到达和出发之处必须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我们主要关注的就是创造这种独特性。

在我和马克的两种独特设计中，我们找到了一种联合建筑语言。我们的建筑必须显示出我们理念与具体内容的联合，不商标化或者流于为艺术而艺术的自由主义。

我们建筑的个性必须在我们自己的原则范围内，而且满足独特性要求，两者缺一不可。

我们的工作处于公共责任与个人表达之间的平衡，以前如此，今后也不变。

冯·格康·玛格合伙人建筑事务所 (gmp)基本设计的传统

对gmp的评价与接触不应局限于讨论会式的项目和建筑的简单汇报，至少应该是对某个特定的德国建筑和过去几十年建筑历史的评价。采用“gmp”这个仍在使用的常用事务所名称以避免冗长的全名Meinhard von Gerkan, Volkwin Marg & Partners。gmp可能成为标识，像以前的SOM一样。

能正大光明地称作建筑事务所的德国设计事务所中，gmp无疑是最大的。在柏林、亚琛、不伦瑞克、莱比锡及总公司汉堡，共有员工200余人，这就产生了一个切切实实问题：如何在这个庞大的“公司”维持建筑标准的持续性。其实，不同的办事处并非像乍看起来的那么极端涣散。柏林有开发大型任务的可能性，需要一个办事处；莱比锡也如此，有新博览会的设计；而亚琛和不伦瑞克有建筑学校，是格康和玛格从教之地；最后，汉堡仍然是建筑师的家乡。如果要将德国建筑划分区域，那么，可以说gmp代表了北部德国的建筑风格。

我们首先把gmp归入德国建筑的标准。在日益国际化的建筑界，确实仍然存在乡土主义（regionalism），虽然日趋消亡，但还是生机盎然。但是，乡土主义与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全国浪漫主义运动（national romantic efforts）毫无关系。它不是要探索地方“风格”，现在，20世纪90年代，不再有“批评乡土主义”，Kenneth Frampton和Christian Norberg-Schulz在80年代提出“批评乡土主义”用以强调和解释受当地实情检验的现代主义特定传统。90年代的乡土主义越发精神化了。

另一方面，今天的地方化仍基于各地社会文化上存在的差异，基于不同的建筑实践和建筑师的作用，基于整个建造过程中建筑的意义与强度。或许，对艺术历史平衡派和国际建筑行家来说，这低俗不堪，但建造规则、能源、健康、安全因素、结构、工艺标准等仍然是“建

造施工”（building）和“建筑风格”（architecture）最多变的标准。凡是了解弗兰克·盖里（Frank Gehry）在洛杉矶、法国、德国的建筑，或者阿尔瓦罗·西扎（Alvaro Siza）在葡萄牙、荷兰和德国的建筑的人都能轻松区分这些建筑物的地方和区域差别，不仅是建筑师行为活动，还是各自的建造参数。

另一个方面发生在15年前，建筑产生了彻底又巨大的变革，从一门批评性期盼有条理社会模型时代的学科到营销类，充当包罗万象的文化工业的一门学科，包括整批相同的和基本相似的模型。文化工业的本质是打造“明星们”，他们通过发明一种建筑理论来证明自己的设计没法真正建造起来。为了在工业文化状况下与建筑发展保持同步，深入参加艺术和理论文化的讨论至关重要。同样重要的是建造建筑大作，说明这个在理论上形成的观点，同时这些只是不完全地针对真实目的、真实的项目和真实委托人。

因此，我们清楚地认识到提供当代方案的两种“类型”的建筑：一是地方，最好是地区最高权威建筑；二是源自于基本发展理念或普遍标准的建筑，它把每个地区带当作发展的试验场。国际建筑师的建筑属于后面这一类，这些建筑在德国主要是在过去的10年中建造起来的，一个情况类似的绝佳试验场。现在，德国，更妙的是德国建筑师，开始接受和分析国际建筑师的这种“客座表演”了，而不再视之为狂乱，但仍不能忍受这些建筑成为“德国个性”的一部分并具有相当大价值这个事实。在最近的一次采访中，詹姆斯·斯特林（James Sterling）称德国为“最佳建造地”。

但是，这些“地区状况”，德国建筑师是如何理解的呢？第一次试图回答这个问题时，gmp的建筑界地位应该更明确，gmp划入“竞赛事务所”之列。当时还很年轻的gmp事务所第一次巨大成功是赢得柏林-特格尔机场。gmp后来的大量项目也是在竞赛中夺魁获得的。这里必须介绍一下德国的竞赛体系来解释这一点，因为它与其他国家的体系差别相当大，而且它在德国特别重要。几乎所有的德国公共项目都公布竞赛，这就是说根

据项目要求，某个社区、某个州、全国的注册建筑师都可以匿名参加竞赛。由建筑师和委托人代表组成的评审团评审参赛作品，向委托人推荐拟建方案。这种形式的建筑竞赛显然根基于民主决策。其指导方针是建筑师的专家意见，这些建筑师主要是该行业的著名代表，但是他们不得不通过讨论和解释同委托人代表达成共识。因此，通常那些理性上、技术上、功能上、经济上容易理解的方方面面被提到最显著的地位。

冯·格康自己就在其职业生涯之初发人深省地指出这种体系的特征：“每个局内人都试图在著作和演讲中反对这种无文化状况。我们把我们的美学和城市目标包装在功能图表里、使用分析和虚假的经济最优化。这样，各种文化争论悄然滋生，“借口”是德国建筑交流体系中的技术专家政治的经济正当性。

必须在德国的历史背景中洞察这种建筑文化的民主平衡，那时，决策的根据是僵化的建筑教条。战后民主德国意欲建立与这个结构刻意相反的文化，评审团由趣味迥异的代表组成，其“对话”、“交流”在探求建筑方案时可达民主平衡。最大的一致和最小的共性以前和现在都是理论上的根本目标。这个体系一旦成为建筑发展的市场指挥，就能够排除任何形式的试验、任何声势浩大的新运动、以及任何模糊的立场。它是反权威的、民主的，从最好和最坏意义上说。这个体系产生正常的常识性建筑、产生基本上符合需要的建筑、产生“建造世界”的建筑、产生准确无误实现社会期望并得到其容忍和承认的建筑、接受结果的建筑。有了这个体系并在这个体系中，gmp现在的立场才能实现。这样，对话式建筑才能实现，其存在的可能性被接受。建筑的所有精神价值也能与有效性和功能性保持一致。在这个体系中，也有社会状况的文化阐释，通常是积极的。

这样，我们到达了德国建筑的一种特殊的“精神状态”(intellectual level)。冯·格康曾在一次演讲中引用甘特·本尼施(Günter Behnisch)的话：“形式可以用眼睛看，用手摸，而我们要以精神之眼观察设计。设计不仅仅是简单的形式。”这种观点使精神设计

(intellectual design)与实际创作之间不由自主地产生了一个“缺失环节”，这个“缺失环节”是建筑风格同建筑工具、象征、理论、文化立场的真正关系。建立在“精神设计”上的德国建筑风格同时又回到无限制的推论，回到相关建筑师的神秘主义创造态度。这很典型，而且关于战后德国建筑的断言尚未证实，这个断言就是：战后德国建筑风格在理论合理性上根基于一种更高层次的人文制度，一种尚未确定的精神主义，它从未在理论上真正地命名过。这并非解决这个问题的地方，还是让它继续充当批评吧。分析gmp建造的真实建筑会更有成效。

既然gmp许多建筑赢自竞赛，那么就有理由说gmp对这种形式的决策过程已经产生了特殊的感觉或独特的策略。新颖而又容易建造，情趣盎然而形状和空间又经济节约，自信而又与环境协调。这些或与这些一脉相承的优点成为评审团报告中对夺魁作品成功之处的描述，合乎多数建筑评审过程中必须具备的品质。这个策略可以定义为对矛盾的让步，软化矛盾迎合口味。

gmp建筑最令人兴奋之处是其简洁清晰的“建造”语言。功能满足了，目标达到了，委托人满意了，使用者感到被理解了。关于这一点，gmp似乎有个道德限度：遵循合理化建筑技术。

那在强调快送快出的建造生产中困难重重。对此，我们一直采取抵抗的态度。gmp建筑的“精神设计”内容也深思熟虑，精描细写，材料直观明了，坚固持久。建筑无可挑剔，即使在最困难的情况下也如此，从不放弃追求和立场。如此大的建筑数量和体积有如此的质量对gmp这样规模的建筑事务所来说简直令人羡慕不已。因此，建造过程本身也纳入了一个新品质。Werner Oechslin有一次分析gmp作品时把这个策略称为“建筑师化”(baumeisterlich)，他显然很难从当代历史出发评价这个立场。这也不容易。没有令人兴奋、异乎寻常的地方。的确如此吗？gmp最杰出的建筑都有引人注目而壮观的形体，这些形体由于实用性和功能性要求通常显得“时断时续”；比较国际建筑，这些形体产生的原因

是早已提到的地区性德国法定国情，以及由此产生的文化常识。gmp建筑物最主要的品质是经久耐用，这个事实最能证明上面这一点了。不是通过细枝末节过分强调设计的艺术性，而是通过最大的关心和注意简单地将其正确解决。秉承工匠式方法，或者也是建筑的清洁性，正如兰普纳尼（Vittorio Magnago-Lampugnani）在《镜子》（Spiegel）杂志一篇文章中要求的，该文是关于“新简洁”这个主题的，最后错误地在德国引起了所谓的“柏林之争”。

建筑风格中“创新”这个词是这次所谓的争论中唯一得到拓展的主题。创新必定总是新的吗？“创新”是否总是只意味着建筑风格必须最近才从每个项目和每个建筑物中诞生？“创新”是否意味着翻出以前标准的复古运动？或者“创新”意味着每种标准必然被抛弃，而有活力或有精神的标准体系被提出？所有这些都是可能的，任何时候都不能排除在外。

在目前的生产条件和建筑习惯下，建造经济合理，达到简洁明晰，这种创新也不应该低估。今天的建筑师面临前所未有的新材料、建筑标准、工业细部的山崩。只有真正的建筑师才能创造清晰与确切。

因此，gmp的建筑风格定位是坚固、实用、美观的建筑三位一体。采用用材清晰简洁的文化，沿袭整体艺术，兼具易辩性、易懂性、易分性。采用超越特定目标的功能主义、生命很长的功能主义，使建筑能在其很长的使用寿命中适应各种用途。采用美观的观点，把当代社会各种形式的建筑构件轻轻松松、不加遮掩地整合到一起。

因此，gmp最近几年的项目都使用清晰的外形，形式清晰的构件，所以总是这些大型的形体和清晰的建筑，尤其是机场，还有办公楼，这些建筑展现了一定的自信，顺利获得易于改建的总体评价。gmp的建筑语言总是清晰的、具体的、毫无疑问的。在战后德国竞赛体系的基础上，德国建筑服务的区域文化也发展起来了。结果，在德国产生了一种遵从实现目标合理主题的经典现代主义：一种技术文化水平很高的特殊的“实建”

(real building) 艺术：一种文化，它不容个人的沾沾自喜，因而符合人性化的现代理想——纯空间、在结构和选材上诚实、真实。

这可能是因为最近的德国建筑历史宣扬这个体系中的国际轰动性，也可能是因为德国内外争论追捧自己的英雄，涉足国际争论的英雄。但是，对战后德国社会、文化和建筑关系，同样经典的是而且依然是gmp的建筑风格，这种建筑非常清楚它是我们社会的一个服务实施，这种建筑社会整合充分，能在最高文化层次上阐明区域特点。如果德国今天有自己的建筑文化的话，那么gmp的建筑就是其表现形式。只要这种文化不真正存在，gmp的建筑依然停留在可能性层次上。

影剧院与音乐厅

音乐厅及议会厅， 卢比克

竞赛:一等奖, 1990

设计者: Meinhard v. Gerk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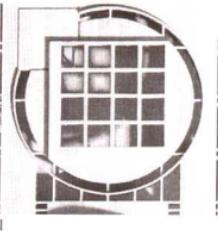
项目负责人: Thomas Rinne,

Wolfgang Haux

合作者: Volkmar Sievers,

公众需求和庆典需要的双重特性指导着该设计各项参数。该建筑长120m, 宽55m, 高19m, 并非要迎合小规模氛围的卢比克旧城, 而是对现代的一个语义、微缩与美学的陈述。该建筑及其公共设施的定位

为都市建筑物。北楼顶及其内置筒体门厅形似巨大的拱廊, 伸进横穿此地的行人道。在这个建筑入口广场处, 该楼本身就充当了一个公共空间, 它备有拱廊、楼梯间、走道等各项实施, 多用途门厅用几何



2

形状圆形和方形构成一个向公众开放的庭院。筒体玻璃墙总面积达1400m², 高10m。建筑选材简单:白色搪瓷铝和可见配件的两极化对比突出了其工艺特色, 同时显示了其设计与

水上建筑的关联。该建筑基于中心轴线, 音乐厅有着类似的清晰的长方形轮廓, 四面都有入口。正厅前坐区、舞台区和正厅后坐区的座位做成可移动的, 使其室内可容纳1000到

2000 观众。室内墙壁带有木饰面，以满足音响和设计的高要求。屋顶曲面、结构钢架连同舞台区的吸声嵌板都是音响效果的组成部分。



3



4



5

- 1 竞赛模型：屋顶图鸟瞰图
- 2 从圣比特里(St. Petri)塔上的视角
- 3 卢比克旧城平面图
- 4 新旧的强烈反差
- 5 从旧城看卢比克音乐厅

